露国宠儿

作者 ：殇缅

email:isirtel@sina.com

# 第一卷 杀生劫之死

## 杀生劫

普国和恺国因战乱损失的人口不计其数，其他在灭亡边缘的列国也因饥饿、困乏导致人口骤减，自然灾害也一直侵袭着这片大陆，死了的人庆幸已经逝去，活着的人痛恨已经活着。

　　这片大陆从有记载开始，人们都称它为灭亡的神衹、受诅咒的大陆、放逐的时空。大陆的东边有四个国家，分别是冒国、里国，殇国、露国，大陆的西面有三个国家，分别是恺国、普国、羊国。北面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居住在北边的人群一直以部落形式存在，大陆的南面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山川，没有人去过那里，所有关于大陆南面的记录都是一辈辈的人口口相传记载而来，就连最勇猛的风极国王在征服完列国、统一东西两面和部落之后，却也没有了多余的精力去探索南方，关于南方的记载少之又少，一直到现在也没听说过有大的组织去向南方探索过。

　　在近一万年的战乱中，原本风和日丽的羊国被一层层阴霾的天气所笼罩，四季更替明显的恺国一直处于寒冬之下，郁郁葱葱、布满绿色的普国到处一片凄凉哀怨的景象。大陆东边的四个国家也遭遇了不同的自然怪象，冒国变得一年四季阴雨连绵，里国一年四季狂风不止，殇国一年四季雪花纷飞，露国一年四季被浓浓的雾气笼罩，没有形成国家的北边地区的大地变得干裂坚硬，时不时有烧灼的岩石从干裂的大地的裂缝中涌出来，没人知道北边地区是不是还有生物存在。

　　南方的沼泽湿气在最近变的活跃起来，狂风吹拂着浓浓地、泛着硫黄色彩的空气涌向北方的大陆，在与南方大陆接壤的北方国土边界，随处可见腐烂的的动物的尸体，在交界地区泛着浓浓的尸臭味道。

　　在夜晚降临的时候，空旷野外时不时传来哭泣声，声音断断续续哭诉哀怨，有传言这是已逝的人对这片大陆最后的诅咒。

## 已逝的人

普国和恺国因战乱损失的人口不计其数，其他在灭亡边缘的列国也因饥饿、困乏导致人口骤减，自然灾害也一直侵袭着这片大陆，死了的人庆幸已经逝去，活着的人痛恨已经活着。

　　这片大陆从有记载开始，人们都称它为灭亡的神衹、受诅咒的大陆、放逐的时空。大陆的东边有四个国家，分别是冒国、里国，殇国、露国，大陆的西面有三个国家，分别是恺国、普国、羊国。北面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居住在北边的人群一直以部落形式存在，大陆的南面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山川，没有人去过那里，所有关于大陆南面的记录都是一辈辈的人口口相传记载而来，就连最勇猛的风极国王在征服完列国、统一东西两面和部落之后，却也没有了多余的精力去探索南方，关于南方的记载少之又少，一直到现在也没听说过有大的组织去向南方探索过。

　　在近一万年的战乱中，原本风和日丽的羊国被一层层阴霾的天气所笼罩，四季更替明显的恺国一直处于寒冬之下，郁郁葱葱、布满绿色的普国到处一片凄凉哀怨的景象。大陆东边的四个国家也遭遇了不同的自然怪象，冒国变得一年四季阴雨连绵，里国一年四季狂风不止，殇国一年四季雪花纷飞，露国一年四季被浓浓的雾气笼罩，没有形成国家的北边地区的大地变得干裂坚硬，时不时有烧灼的岩石从干裂的大地的裂缝中涌出来，没人知道北边地区是不是还有生物存在。

　　南方的沼泽湿气在最近变的活跃起来，狂风吹拂着浓浓地、泛着硫黄色彩的空气涌向北方的大陆，在与南方大陆接壤的北方国土边界，随处可见腐烂的的动物的尸体，在交界地区泛着浓浓的尸臭味道。

　　在夜晚降临的时候，空旷野外时不时传来哭泣声，声音断断续续哭诉哀怨，有传言这是已逝的人对这片大陆最后的诅咒。

## 奇迹之都

恺国的首都洛城位于一片广阔的平原上，它的东面是恺国最大的河流蓝江，蓝江浩浩荡荡一路向东穿越步行者平原、犁行山脉、恺可儿戈壁、流亡者雪原，哀嚎森林，并通过旰谷附近流进普国，它的西面是落思盆地、九分霞湖泊、没晨沙漠、掠夺大道、落帐山涯并最终抵达无极琼海，它的北面是注遣平原、回忆之谷、乱葬山丘并通过内陆横海与北方群落相隔，洛城的南面是布道平原、魂怨森林、悲愤虫洞、古地底火山并通过缠绕废墟与南方大陆相连。

　　洛城建城始于风极王时代，有记载风极王年轻时途径布道平原，单骑追逐狩猎一只猛虎，追逐三天三夜到达布道平原的中心地带，在一片巨石丛林中发现了那只猛虎，猛虎口中叼咬一柄巨剑，发亮的双眼直视着风极，风极飞速跃马，抽中一柄长枪，风一般刺向猛虎，在即将刺向猛虎头颅之时，猛虎巍峨不动的身躯没有一丝移动的痕迹，这也让勇猛的风极惊谔片刻，风极的长枪最终刺进了猛虎的头颅，在一声长啸中，猛虎倒地，那柄巨剑砸中巨石，剑鞘碎裂，散碎的剑鞘化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泪珠一直围绕在死去的猛虎身边，其中一颗飞向风极的额头，顺着风极的眼角流向风极的嘴边，不久之后颗颗泪珠消失了痕迹，在风极面前是一柄没有剑鞘的巨剑，它就是湖里剑。而后风极手持湖里剑前后共用四百年以武力强制征服了大陆，其后花费两百年初建洛城，在风极七百五十岁之时，死于剑伤复发。

　　洛城内外共分五层，由外向内分别是第五层-放昌区，第四层-执刃区、第三层-效法区、第二层-守望区，第一层-不荡区，洛层上下共三层、由上到下分别是第一层-往区、第二层-逆死区、第三层-纵横区，其中往区、逆死区与纵横区位于地下，由外层向内层进入的人群必须要有恺国莲蕊堂发布的官方书文，否则一经发现，格杀勿论。不荡区是恺国贵族居住的地方，其他地方生活着恺国的居民和各层级武力组织。逆死区和纵横区没有听说过有平民可以活着进去。当今时期，每天都有人群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赶往洛城寻求避难，在洛城最外层的城墙上，密密麻麻站满了恺国士兵，他们冰冷的眼神注视着城墙下因疾病、奔波、严寒而逐渐虚弱死去的人。

## 败归入城

步行者平原原本是一片充满绿色和鸟语花香的地方，蓝江的支流如星罗密网般布满这片平原的大部分角落，生活在这里的人原本很幸福，他们原本过着无忧无虑、男耕女织的生活，这里的土地原本也很肥沃。铁匠、木工、农民、纺织者、冒险家、商人、旅人、剑客、政治家等时常穿梭在这片平原之上，往返于各国与恺国之间，在洛城寻找梦想。

　　现如今，步行者平原被寒冬笼罩，呼啸的狂风时不时带来漫天飞舞的雪花，也只有鲁稞这种能够抵御严寒的植物生活在这里，带来丝丝绿意，提供给生活在洛城之外的人一些基本食物，有人因长时间食用鲁稞变得无法发声，脸部发生严重变形，全身上下溃烂不堪，可见鲁稞虽可以食用，却有着极强的副作用，但这并不能阻止一批批人因饥饿而食用它。

　　纪元65477年7月12日为旰谷勺关之战打响之日，也是杀生劫首败之日，在这一日，杀生劫统帅的大军17万几乎全军覆没，34个一级团长头颅碎裂，17个领军校尉全部牺牲，随行洛奇塔战斗法师16人无一生还，莲蕊堂14个极密刺客无一幸存，极乐馆11个灭破武僧血肉横飞，熔炼部10个绝浪剑圣粉身碎骨，无极宫8个踏枪护卫肝脑碎裂，洛城纵横区百帽营4个斩烈骑魔死亡3个，1个重伤，杀生劫本人也丢失一条臂膀，帅残部7人逃离勺关，向恺国都城洛城方向逃窜。

　　 7月29日晨时，据洛城东部50公里附近隐隐约约出现7骑，在蒙蒙的晨雾中，一步步慢慢地朝向洛城觉门方向前进，他们是杀生劫一行人，马匹与人缓慢前行，滴落的鲜血在大地上泛起一丝丝热气。

　　在穿过一片结冰的水面时，从水面四周渐渐出现100个骑着黑色的高大马匹、拿着巨型长枪、身穿紫黑护甲、身披蓝色披风的落地骑士，落地骑士团负责洛城方圆50公里的警卫工作，他们将长枪对准包围的7骑，其中1人带有藐视和冰冷的眼神注视着穿着恺国将军披甲的杀生劫，

　　冷生生的说道：“番号”，

　　——“坤”，

　　“口令”，

　　——“决择”，

　　“行刑令”，

　　——“九往一生”，

　　那人微微点头，说道，“收阵”，而后100骑渐渐隐匿在晨雾中。

　　杀人劫一行人继续前行，他们的身体极度虚弱，但对这一行人来说，虚弱的身体较之强劲的意志确实也不算什么。

　　靠近洛城觉门的时候，列队在觉门门外的守城士兵面无表情的注视了一下杀生劫一行人，伸开右手手掌，说道，“文书”，杀生劫用左手缓慢掏出被鲜血浸了绯红的莲蕊堂颁发的入城文书，放在守城士兵手中，守城士兵眼睛慢慢移向文书，缓慢读到“杀生劫，恺国一级将军，可统兵二十万，入城范围：外五内一，上️一下二”，冷生生的说道“进去吧”.

　　其余6骑也缓慢拿出文书，跟随杀生劫缓慢入城。

## 黑色裁决

恺国登记在案的各组织间不存在相互制约、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所有组织共同服务于恺国的统筹议会，统筹议会是恺国最大的权力机构，它下设3大子议会，分别是审判议会——负责奖惩定夺，战争议会——负责对外战争，国王议会——负责对内政策。

　　黑色裁决是审判议会下属一级机构，负责审判惩治一级政治犯，该机构由17人组成，他们身型高大，脸型秀美，正直壮年，尖锐的眼神让人感到深深的寒意.

　　杀生劫跨入不荡区城门之时，两名守卫朝他径直走来，平静的说道，“一级将军杀生劫，务必于明日12时到达黑色裁决正庭等候听问，此为圣法通知文书，请收好”.而后两名守卫转身180度离开杀生劫所在位置.

　　杀生劫向左转身，朝着1公里之处的一所院落走去.

　　不荡区街道两旁种满了兰枪树，这种树木高达千丈，直挺挺的树干上没有一丝分叉，兰色的树叶长在树木3分之1高处以上，随风发出嗖嗖的声音，白色的树皮上布满了一层层龙形图案，它直径50厘米，颗颗之间相距10米，在洛城看不到因严寒带来的恶劣影响，从跨入放昌区城门之时起，城门两外就是不同的景象，城门外被泠冽的寒冬笼罩，城门之内灯火辉煌，气温适宜，不时有炊烟升起，袅袅不散。

　　“咚...咚...咚”，杀生劫到达一处院落门旁，用左手轻轻敲门，自从旰谷勺关战败之日起，杀生劫一路骑马前行，与身随6骑跨越哀嚎森林、流亡者雪原、恺可儿戈壁、犁型山脉最终进入步行者平原，前后共花17日到达洛城，他的衣服久经风霜，没了铮亮的颜色，冷峻的外表仍不失刚毅的神色，秀美的长发此时却凌乱不堪，门吱的一声打开，一名身穿红色纱裙，梳着齐肩内扣发型的女子出现，杀人劫望着她，说道，“洛楠，什么都不要说，我很好，我们到内堂说话”，“嗯”，女子深切的望着杀生劫，强忍住泪水跟随杀生劫进入内堂。

　　“帮我拿件便装”，杀生劫轻轻地说到，“城外还是依旧很严寒，你和小柯还好吧”。

　　“好，我们都很好”，“我...我去拿衣服”，女子快速离开内堂，紧促的脚步在地板上发出一阵阵回响。

　　当女子回来的时候，杀生劫赤身在浴盆中睡着了，绯红的池水一直浸没到杀生劫的胸膛。

　　......

　　“洛楠，我明天要去一趟黑色裁决”，杀生劫已经在内寝卧室醒来，注视着一直注视着他的女子，用左手抚摸着女子的额头，慢慢地说道。

　　“你会死在那里吗”，女子已哽咽不止，轻轻地向杀生劫问道。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你很坚强，我知道你可以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那个倔强、充满理性和执着的洛楠。不论如何，你永远是你，那个坚强的你。”

　　“我会的，我会守护好我们的誓言，不论如何，我永远是那个爱你的洛楠。”

　　杀生劫轻轻闭上了眼睛，而后睁开，一直望着北方的天空，望着窗外高耸入天的兰枪树，他看着洛楠，看着在襁褓中的小柯，再次坠入了梦乡。

## 无异审判

清晨时分，一缕阳光通过窗台洒向杀生劫的脸庞，杀生劫起身穿上衣架上被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将军服装，对于只有一只手臂的杀生劫来说，穿上将军服的时间较之平时长了许多。窗外的兰枪树依旧发出飒飒的声音，街道上能够听到一队队士兵迈出整齐步伐的声音，杀生劫看了一眼在椅子上睡着的女子，看着在她旁边的小柯，他注视着她们，一直注视着，直到窗外的兰枪树再次发出飒飒的声音，他转了一下头，一滴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了下来，他镇定了一下神色，轻轻地微闭了一下双眼，望着敞开门的院子，一步步朝着门口走去，当他的左脚即将踏出院子大门的时候，身后传来哽咽哭泣的声音，

　　“劫，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在这里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回来！”，而后穿着红色纱裙的女子快速隐匿在了内室之中。

　　杀生劫稍定了片刻，迈开左脚头也不回直朝着前方走去。

　　黑色裁决位于洛城不荡区东北角，其周边围墙每隔10米站立着一名守卫，在大门外，两尊高大的石像格外引人注目，一尊石像双眼注视着前方，双臂交叉盘在胸前，另一尊石像双手各持一把巨剑，右手巨剑直指前方，左手巨剑轻触地面，双眼透漏出一种藐视神态。石像前方站立着4位面无表情的守卫，黑色的披风在微风的吹拂下飘飘荡荡。

　　杀生劫靠近黑色裁决大门前的石像，其中一名守卫问道，

　　“目的”

　　——“接受审判”

　　“圣法通知文书”

　　杀生劫左手拿出圣法通知文书交到守卫手中，而后迈开坚实的步伐朝黑色裁决庭院走去。

　　不久一会儿，杀生劫走到黑色裁决正庭。

　　“杀生劫，往左拐走180步到梯落涯处等待”，正对正庭的正堂深处传来清朗的声音。

　　杀生劫按照指示，走到梯落涯处，该处是一所庭院，庭院中心的地板上写着“梯落涯”三个巨大的文字，文字颜色为红色，三个字间充满着浓浓的力道，一般平民若看到这三个字或许会被它字里行间透露的力道而折服，陷入深深的沉睡之中。

　　“咚”的一声，地板开始下陷，杀生劫微闭着双眼，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他的正前方端坐着5人，左前方端坐着6人，右前方端坐着6人，他们正是黑色裁决的17人审判议员。

　　“开始”，坐在正前方中间位置的人说道。

　　“一级将军，我们已核实，旰谷作战你大败”。

　　“17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我军锐气遭到严重消弱”。

　　“我国精英遭到严重打击”。

　　“你断臂而归，实为羞辱”。

　　——“是的”，杀生劫缓慢说道。

　　“普国将军已死，是吗？”

　　——“未知”。

　　“你败于湖里剑之下，是吗？”

　　——“占8分”。

　　“普国军队伤亡几成？”

　　——“七成”。

　　“此战，你可有愧？”

　　——“有”。

　　“可有罪？”

　　——“有”。

　　“可有功？”

　　——“有3分”。

　　“此议编号4321，一级将军，判你地水牢狱81日，而后放逐恺国之外49年，若生，必入恺国，去正视大厅办理手续吧，明日正午到地水牢狱报到。”

　　“散”。

## 无情物我

纪元65477年10月5日，在靠近无极琼海的一处岸边，一位披着银发的男子眼睛一直注视着东边的一片丛林。在他的旁边站立着16个身披蓝色披风、手持长枪的恺国士兵和1个身穿金黄色护甲的恺国二级将军。呼啸而过的海风吹打着路边零星的杂草，滔天的巨浪击打着岸边光滑的顽石。

　　自81天前离开黑色裁决后，杀生劫就前往恺国的皇家宫殿---凯莱皇宫，在皇宫门口一直注视着高耸入天的风极王石像，皇宫两侧两条清澈的小溪环绕而过，琴鸣的水声给凯莱皇宫妆点一丝丝妩媚，在凯莱皇宫向东3公里处，一处守卫森严的祠堂隐匿在浓浓的青草绿丛中，这里供奉着自风极王以来有名的贵族灵位，其中就包括杀生劫的祖先---奇踏浪，杀生劫来到此处祠堂，划破手指献上象征荣耀的正义之血，在漆黑的的龙头石像双眼泛出绿色的目光时，杀生劫得到允许进入祠堂内部。在一个刻有神将领军者---灭无痕奇踏浪之位3米高的巨型石碑前杀生劫停了下来。

　　杀生劫注视了一下石碑上“奇踏浪”三个大字，沉思了片刻按下了石碑前灰色的石制开关，石碑前渐渐打开一道通往地下的黑色通道。约行走了20分钟，一个石柱般大小的蜡烛燃烧着，微弱的烛光在阴冷的地下显得额外单薄。奇踏浪的石像在该处房间的正中，他单手挥舞着一柄巨剑，另一只手牵引着一匹奔速前进的烈马，整个身体在马匹上微微向前，冷峻的双眼直视着前方，仿佛在激嗷的战场上痛快地驰骋。在奇踏浪石像两侧各有8名手持长枪的骑士石像，17个高大的马匹一字排开，嘶鸣着如万斤力量奔向远方同一个方向。杀生劫就这样一直望着这17尊石像，望着中间那个英俊、充满刚毅的脸庞。许久之后，他从房间角落的一个石制容器中取出17根如拇指般粗细、高约1米的香木，将它们一一插入17尊石像身后的香炉中，轻轻地将它们点燃。17根香木在这间房子里散发出17根灰色的烟柱，在房间上方渐渐汇聚成一股偏蓝色的青烟。

　　“杀生劫于国有罪，今辞行列尊，有生之年，必为恺人，有死之年，必为恺魂。今献祭狂魔烈日斩与列尊共舞，上有苍天，下有列魂，杀生劫与列尊一绝。”

　　杀生劫从左边腰间拔出一柄长剑，这柄长剑号为“腰鸣”，已伴随杀生劫73载，杀生劫将剑高高举起，剑尖泛出偏蓝色的青光，他迈出左脚，右脚发力，风一般腾空4米，在空中将此剑旋转180度，此时，房间四周发出万马奔鸣的声音，冲天的喊杀声震耳不停，杀生劫在房间挥舞着泛着偏蓝色的腰鸣长剑，在17尊石像的四周不停地起舞，青色的剑气时不时击打在坚硬的地板上划出一道道痕迹。

　　“我等本已死去，人尘往事本已绝恋，此去道远，多行珍重。”，阴冷的房间中断断续续传来这几句微弱的话语，却一字字映入杀生的脑海。

　　杀生劫收起腰鸣剑，“是！”，坚实的语气中听不出任何疑惑，而后杀生劫离开了这间阴冷的房间。朝着地水牢狱方向前行。

　　81天后的凌晨时刻，18匹麒麟午马闪电般跨出洛城外围城墙的西门---殇门，朝着无极琼海方向飞驰，其中一人就是经历过81天地水牢狱的杀生劫。

　　无极琼海猛烈的巨浪一个接一个朝着岸边袭来，满头银发的杀生劫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似乎没有更多的动作，他看着东边不远处的一处丛林或许是在联想着洛城不荡区的一处庭院，思考着一位红色纱裙的女子，想象着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又或者对于眼前这片广阔的大地恋恋不舍，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一直看着东边的一片丛林，脸庞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一级将军，船只已准备妥当，请出发吧。”，而后17骑风一般消失在东边的一片丛林深处。

　　杀生劫望着在无极琼海岸边停靠的一处大船，快步登上船舱，船只开始渐渐地驶离岸边，一阵闪电过后，船只隐匿在了无极琼海的浪雾之中。

　　有人说，踏上无极琼海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或许是的吧，对于恺国人来说，杀生劫已经不在了，他的生和死又有什么关系呢？

# 第二卷 灭猛之志

## 狂杀灭猛

纪元65477年7月13日凌晨，在旰谷勺关往东70公里的一处废墟旁，断断续续地走过一队队士兵，凌乱的旗帜在狂风中四散飘扬，浸满鲜血的军装破烂不堪，废墟两旁的树干七零八落散乱在荒凉的大地上，不远处时不时窜出几只咬着发红骨头的野狼。

　　一辆灰色的战车缓缓驶过这片废墟，6名骑士寸步不离守护在战车两侧，战车里躺着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微弱的呼吸声从他的咽喉里艰难地发出，在他身体的左侧，一柄巨剑在星光下发出耀眼的寒光，他的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微微睁开的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着远处的一朵阴云。此人名为灭猛，在旰谷勺关之战中，率领普国军队险胜杀生劫带领的恺国精锐。从他的眼神中，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他对这个世界的恋恋不舍，他对国恨家仇的念念不忘，他的思绪似乎又在过往的岁月里不停的穿梭。

　　在普国都城齐莲城往东2000公里处的磨末沙漠边沿原先有一片绿洲，这里原先生活着一户人家，每天傍晚的时候，呼啸的沙尘如暴雨般在磨末沙漠里横扫飞舞，冲天的狂风在磨末沙漠里腾空起舞，一圈圈夹着大量沙尘的狂风渐渐地袭击向这片绿洲，在靠近绿洲边沿的时候又渐渐地隐匿到磨末沙漠中，在这个时候，一处木质的居住旁，静静地站着一个少年好奇地注视着这片沙漠，看来来往往不断袭来又折返回去的沙尘。十年之前，一匹高大的马匹慢慢地停靠在这片绿洲旁，一名蒙面的骑士下马，将一名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子从马匹上慢慢地扶下，在女子的怀抱里，静静地沉睡着一个婴儿，这个世界对于这些新生儿是如此的陌生，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知觉、没有感觉，只有漫无天际的沉睡星空，当这片星空迎来朝阳之时，他们也需在这个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中留下属于自己的辉煌，驰骋万里河山，赏遍万山秋水，忠贞不渝之情，划破漫天星河，白马求殇，红颜思情。

　　“峰，和你在一起，我从不后悔，纵使离别，我虽有不舍，也祝你时时刻刻平安。“，女子望着蒙面的骑士，一字字的说到。在她的脸颊上，一滴泪花慢慢地洒下。

　　蒙面骑士摘下面罩，他的脸庞五处剑伤，深深的疤痕留在他的左脸旁。

　　“思琦，我...”。

　　“不要说了“，女子轻轻地用手指挡住骑士的下巴，抬起头，满含泪水的双眼注视着骑士的脸庞，“不要说了“。骑士深深拥抱着女子，在这斑斓的星光下周边没有一丁点声音，时间仿佛在这片绿洲旁静止了一般。

　　...

　　少年注视着眼前这片沙漠，看着在附近静静地坐着的一位女子，轻轻地说到，“妈妈，我要到沙漠里去“

　　“猛儿，妈妈陪你一块儿，妈妈也想看一下我们在这生活了10年的沙漠。“

　　星光照耀在这片绿洲上，磨末沙漠里的沙尘仍翻滚个不停，在不远处，两个身影渐渐的隐匿在了磨末沙漠的边缘，朝着沙漠深处慢慢地走去。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自然界有着主宰人类的力量，而在人类看来，他们更希望这个自然界变得更好，对于灭猛来说，沙漠里的事物充满了未知，对于自身来说，献身恶劣的沙漠又何尝不是一种追求。对于生活在这片诅咒的大路上的人来说，诅咒一直有着，只不过有时是大陆对人的诅咒，有时候是人对大陆的诅咒。

## 父子人情

磨末沙漠处在普国东部一个偏僻的地方，如同一匹孤零的野马被束缚于此，在每日傍晚至凌晨时分挣缚嘶鸣，狂啸的呼声在周围空气中阵阵作响，狂沙似风，却总也越不出这片荒凉的土地。

　　10年之前的马蹄声或许是近百年间、近千年间打破这里唯一的陌生声音，自从名为长峰的男子离开此地后，一对母子在这里一生活就是10年，不知这位母亲是否还怀念10年之前的那个夜晚？是否还记得那个名叫长峰的男人？又或者对他充满深深的恨意呢？在灭猛的记忆里，母亲曾在熟睡之时，轻轻地念着一个名字---“长峰”，自那以后，母亲才渐渐地给他说起有关父亲的一些事情。

　　长峰，普国无畏军骑营一名普通士兵，28岁从军行伍，跟随无畏军骑营二级士官扎可儿纵深恺国4000公里，与扎可儿化作流浪夫妻在恺国收集相关情报，10年之前二人靠近恺国都城洛城方向时，其间谍身份被洛城外围落地骑士团成员司媖识破，扎可儿被一枪刺中左肩，翻身坠马，长峰趁此间刻飞马越出落地骑士百骑的包围圈，策马向远离洛城的方向奔驰，时不时向身后看去，在与扎可儿目光对视之时，似乎能够从扎可儿的目光中读到“快跑！！”两个字。落地骑士40骑紧跟其后，飞啸的标枪如蝗虫般飞向长峰，长峰奔驰之中取出放置在马匹行李袋中长约40厘米的匕首，吃力的挡下一个又一个刺向他和马匹的标枪，马匹呼出的气息在空气中化作一丝丝热雾，马蹄践踏冰冷的地面发出一声声脆响。追逐5公里后，落地骑士40骑全部勒马，面无表情的看着向远方奔驰的长峰，一会儿40骑全部调转马头转回洛城方向。

　　扎可儿被落地骑士俘虏，2名落地骑士押送扎可儿返回洛城，雪花纷飞，凌冽的寒风在步行者平原横扫飞舞，3个模糊的影子渐渐隐匿在雪花之中，在洛城50公里处，扎可儿留下的一滩血迹仍在散发着丝丝热气，55公里处，一匹孤马发出一声马鸣之后，这片土地又都归于沉寂之中，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万物如死寂一般，只有冰冷的大自然在这片土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沉吟着。

　　...

　　磨末沙漠的风尘卷着折断的枯枝吹向边缘区域，阵阵的嘶吼声从磨末沙漠中心一遍又一遍地向边缘方向传递，在远处，一名年轻的男子右手搀扶着一位略显虚弱的女子，左手不停地帮她擦除留在细长秀发之间的粒粒尘沙。

　　“猛儿，你想念你父亲吗？”，女子低着头，慢慢地说到。

　　“我不想念他”，

　　“你恨他吗？“，女子慢慢地问道。

　　“我也不恨他”，灭猛轻轻地回答。

　　“妈妈，你想念他吗？”。

　　灭猛心里是知道答案的，但他更希望从母亲口中听到隐匿在母亲内心的声音，这个坚强的女人，有多少次看着远方的一处道路深深发呆，满怀期待的眼神里充满了思念和悲伤。

　　“妈妈很想念他”，灭猛看到一滴晶莹的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流出来，母亲看着他，任由泪水划过略显憔悴的脸庞，岁月不曾在这位女子身上留下痕迹，而执着的念情却一点点侵蚀着这个身体。

　　“猛儿，妈妈多么希望能够好好地欣赏一下这片沙漠”，女子微弱的声音在灭猛耳畔响起。

　　“猛儿明白”，灭猛坚毅的眼神望向这位女子。

　　灭猛7尺身躯背起眼前这位女子，在飞啸的狂沙中静静地前行。

　　通往这片沙漠的一处小道，几片孤零的树叶随风飘散，一只白兔在陷阱中痛苦地挣扎。